



楓香夜讀

陳芳明 著

閱讀並不純然是平面的、靜態的經驗，
眼睛在書中梭巡時，思想已在援引另一位作者的書籍……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楓香夜讀／陳芳明著．初版．-- 臺北市：

聯合文學，2009.09

400面；14.8×21公分．--

（聯合文叢；461）（陳芳明文集；9）

ISBN 978-957-522-848-4（平裝）

1. 讀書 2. 文集

019.07

98015072

聯合文叢◎陳芳明文集⑨

461

楓香夜讀

作者／陳芳明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王曉威

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李香儀

視覺總監／周玉卿

美術編輯／林佳瑩 徐美玲

校對／陳芳明 李香儀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編輯部）、27567914（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ngroup.com

印刷廠／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初版

2009年9月20日 初版二刷

定價／400元

copyright © 2009 by Fang-Ming Che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522-848-4（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楓香夜讀

● 陳芳明 / 著

目次

序·楓香夜讀

006

輯壹·晚風渡詩

詩藝追求，止於至善

012

早熟脆弱如一顆二十世紀梨

020

回望一個大象徵

026

創世紀的半世紀與跨世紀

034

以透明抵住苦悶

038

哀傷如一首詩

048

飄泊之風，抵達之歌

058

關懷的樹，關懷的花

071

熄滅的詩

080

詩化與賦化

086

學術與詩

089

輯二·星下遲書

左手掌紋，壯麗敞開

096

巨河回流

103

化天譴爲天職

109

孤星照大海

114

歷史如夢

119

世紀末寓言的寫手

127

當情愛注入城市

133

拒絕離開歷史現場的楊逵

138

廢墟之花

142

世紀末文學·世紀初台灣

153

複數記憶的浮現

162

輯三・霧窗觀史

文明與殖民

176

被詛咒的台灣

185

轉型正義與台灣歷史

191

現代，一直來一直來

206

共同的台灣，不同的記憶

215

不必放棄，但請放開

218

歷史幾度明滅

221

風雲迴旋，歷史再造

232

匯入台灣歷史大河

237

當瘦瘠化為豐腴

240

從接枝到開枝

250

輯四・夜讀漫思

美麗比權力還果敢	258
膚色可以漂白嗎？	262
再閱讀及其愉悅	269
書寫就是旅行	276
荒涼作爲一種鄉愁	287
《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的再閱讀	306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的再閱讀	325
共時的與對比的視野	337
台文所與中文所	341
古典是永遠的現代	347
盡信大師不如繞過大師	351
東亞未來與台灣現在	355
東亞作爲一種方法	370
打開東亞地圖	379
日本有亞洲嗎？	386

序

楓香夜讀

陳芳明

一排行道樹蜿蜒迤邐而上，在政大校園後山的坡路疊疊升起，如季節裡風中朗誦的詩。沿著邊坡綿延將近一公里的楓香，既俯臨景美溪，又仰望指南山，敞開的天地遼闊如此。枝幹挺拔的楓香，屬落葉喬木，從初夏竟一路綠到晚秋，絲毫沒有倦意。濃密樹蔭下是木板鋪成的棧道，漫步其上，彷彿穿越一條心靈受到淘洗的小路。每株樹是撫慰的手，每片葉是過濾的網，浮動的情緒都在林下步道滌淨沉澱。一百餘株楓樹羅列在那裡，蔚為一首氣象非凡的長詩。風裡雨裡搖曳著悠緩的節奏，也流瀉著婉約的韻律。詩的盡頭，往往開啟全新的心情。

晚間從楓香步道抵達夜讀的文學院，就像完成一首長詩的閱讀，始於期待，終於美好。保持著最佳狀態的思考，回到寧靜的研究室。綻放的夜，是時間的起點。將至未至的靈感，將盡未盡的文字，又在同樣的空間重新燃燒。攤開在桌上的書籍與稿紙，等待注入釀造已久的想像與感覺。墨色筆尖在雪白紙張上運行時，神祕的想像與抽象的感覺搖身變成具體有形的符號。一個字一個字浮現時，體內的騷動魂魄逐漸得到安頓。當書寫進入起乩狀態，慾望有多熾烈，記憶有多凌亂，都能夠找到恰當的紓解出口。預期中的文字在稿

紙上接近終點之際，總是情不自禁放緩筆的速度。那並不是不想結束，而是希望在結束時找到最佳的句法。

閱讀與書寫之成為支撐歲月的手段，完全是出自心甘情願的選擇。閱讀是投入別人的書籍，書寫是創造自己的書籍。這兩種行為可能方向不同，卻都同樣在加深加重生命的質感。有時候也會覺得，書寫其實也是一種閱讀的行為，只不過是屬於自我心靈的閱讀。俯首落筆時，無異是打開靈魂的井口，探視底層的情緒迴旋與思想流動。何種情緒思想可以容許浮出地表，成為文字表達的一環，都必須經過一番掙扎。

文字的彰顯與隱藏之間，內心往往進行無盡止的對話。決心洩露心跡、形諸文字之前，暗地裡已進行過許多的迴避與抉擇。選取怎樣的文字，採取怎樣的策略，才能更為貼近自己的內心真實，都反覆在書寫進行中周旋。有時是欲言又止，有時是情不自禁，終於形成一個新的世界。書寫之被視為創造，是因為作者向上帝手裡借來一支筆，展開一場規模極小的創世紀。這樣全新的文字誕生時，使作者的生命向前推進了一步。時間可能已經流逝，但並不消失，而是匯入作者的生命。在有生之年不停地書寫，無非是為了使時間在生命裡不斷累積，也使歲月不斷刷新。

書寫如果能夠擴張生命的版圖，閱讀應該也是。所有的閱讀都是一種發現之旅，面對熟識與未識的作者，都能夠帶來探險的愉悅。年來的閱讀，漸漸出現一種傾向，對於早年

讀過的詩與歷史，總是無可抑止地投以回眸。現代詩與思想史是全然迥異的兩種文類，卻是青春成長歲月的偏愛。過往的年華留下太多的未完成，也許是力有未逮，也許是廢然放棄，終究成為生命中的遺憾與缺口。懷舊也好，鄉愁也好，常常會興起填補或挽救的念頭。有時並不確知自己究竟是要挽回什麼？可能只是企圖回到歷史現場，打撈一首曾經眷戀卻已沉沒的短詩。詩裡暗藏的美之困惑，一直使生命產生某種剝落感。那是靈魂看不見的窟窿，深不見底，希望在餘年做一些回填的工作。

重新讀詩，可能不是為了挽救，應該說是為了從美之困惑解放出來。解放，為的是向更多的詩開放。斷斷續續在「殉美與求真」的系列書寫中，開啟詩的閱讀。讓自己暴露在這炫麗的、淒美的幻化意象裡，嘗試回到詩人的文字絕技。如果可以的話，不久的將來當能完成一冊《殉美詩札》的讀書筆記。

詩的閱讀，已經不能壓足強大的慾望。回到思想史的閱讀，大概也是要贖回曾經逃亡的魂魄。歷史原屬知識追求的本行，如果沒有時代浪潮的席捲，如果沒有內在意志的衝擊，或許能夠造就自己成為一個史學研究者。然而，命運的安排終於還是遠遠偏離既有的軌跡。失去歷史研究的據點，卻在文學領域得到歸宿，可能是生命中的一個強烈暗示。血液裡埋伏的浪漫情懷，才是引導自己遠離歷史研究的關鍵。畢竟文學的營造，需要冷靜思考與客觀思維。

然而，對於歷史這種時間的技藝，到今天還是懷有無法割捨的愛戀。置放在書架上的胡適、陳寅恪、錢穆、余英時，不時會受邀來到桌前對談。他們的語言可能不像文學那樣豐腴，但構造起來的歷史縱深，不斷誘人投入連綿長遠的世界。

詩與歷史的雙重閱讀，可能是空間藝術與時間藝術的雙重探索。重拾失去的書籍，則剝落的不再剝落，疏離的不再疏離。無論那是對消失的青春華年致哀，或是對遠去的二十世紀致敬，都無損於生命的持續擴張與翻新。越多的閱讀，滋養越多的書寫。伴隨而來的喜悅，更是無窮無盡，不減不碎。

收在《楓香夜讀》的文字，大約完成於二〇〇五至二〇〇九年之間。在散文創作與論文撰寫之餘，不覺又為自己的夜讀系列添加一冊新書。第一輯「晚風渡詩」充滿了殉美的憧憬，當然也高度暗示回歸到詩的決心。新舊世代的詩人，都是夜讀時的最佳伴侶。他們不吝帶來美的顫慄，使垂危的心靈又得到刺激。其中不免也摻雜一些對詩的意見，或是從詩延伸出來的聯想。或喜或憂，都足以揭示對詩的信仰至今從未動搖。

第二輯「星下遲書」的文字，專注於對小說與散文的關切。做為研究者最感幸運而幸福的事，莫過於見證老作家的趨於年輕，新作家的趨於成熟。前者以余光中為典範，後者以吳明益為代表。四十年來閱讀余光中，十年來觀察吳明益，深深感受到台灣文學的內在爆發力。那種強悍的意志與不絕的生產，正是這個海島最佳心靈的浮現。多少年後讀者

回望文學史時，這個時代必然是熠熠發光。

第三輯「霧窗觀史」，有一種干涉歷史的企圖。其中討論了轉型正義的問題，以及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史迴旋。具有強烈批判性格的韓國教授白永瑞，對於歷史提出這樣的發言：「遺忘的反義詞不是記憶，而是正義。」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獨到之見。在台灣的貪腐者竟然也奢談轉型正義，這位正義的加害者視歷史為糟粕，視記憶為無物，原就該劃入不義的行列。輯中的文字若有憤怒的表達，也只能歸諸於受到歷史逆流的激盪。

第四輯「夜讀漫思」，似乎透露近年閱讀脾性的一些方向，其中東亞的議題在於鼓勵台灣文學研究必須打開門戶。這三年來不斷與白永瑞教授進行對話，不可否認也獲得不少啟示。從東亞格局回望台灣，可以發現二十世紀的台灣歷史與文學的開放性格。航行在北半球的海島，與東亞各國維繫著千絲萬縷的對話關係。輯中的文字當然也暗示自己的未來研究方向，一些關鍵詞如「東亞」、「近代」、「超克」，都是開啟更多書寫的入口。

秋氣漸深，夜空裡散佈一種泫然欲泣的雨意。沿著楓香步道往坡下行走，小鎮燈光茫然浮起。黑暗裡的一排行道樹，仍不失為一首風中朗誦的長詩，只是讀來有些陰鬱而晦澀。又是完成夜讀的另一個晚上，因為完成，所以喜悅。風的韻律，詩的節奏，在楓香林下一路相送。

題

晚風談詩

詩藝追求，止於至善

余光中發表第一首詩時，甫過二十歲，那年是一九四八。他的詩藝追求，迄今恰滿六十年。一甲子風雨，從黑髮到霜髮，從向陽到向晚，他的詩筆未嘗須臾停頓。熔鑄文字於股掌之間，鍛造生命於日精月華，他對詩神的緊跟不捨，也許沒有一位前輩、同輩、後輩足堪比擬。何其漫長的逐詩生涯，從此刻回首最初起點，幾乎看不見路的盡頭。出發之前，如果預見注定要畢生追求，任誰都會望途怯步。年輕時，余光中就已決心遠行，對於文字藝術頗具信心。他曾經期待，每位讀者手上都捧著他的作品。這樣的自我許諾，很早就已實現。

詩與散文，是余光中文學中的兩大支柱。以右手喻詩，左手喻文，已成為他的創作標記。遠在一九六二年出版《左手的繆思》時，他曾經表達自己的藝術觀：「我所期待的散文，應該有聲，有色，有光；應該有木簫的甜味，釜形大鐘鼓的騷響，有旋轉自如像虹一般的光譜，而明滅閃爍於字裡行間的，應該有一種奇幻的光。」散文技藝的嚴謹要求，已在這段話裡道盡。他的散文觀其實也可與詩觀互通。在分行藝術裡，余光中也同樣是追逐聲色，毫不稍懈。

到達《蓮的聯想》之前，他的詩與散文都同樣接受文字的提煉，一如他自己承認：「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槌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具有這樣的自覺時，他已經在現代主義運動中有過徹底的洗禮。他的散文開始現代化時，亦加速使他脫離五四文學新月派的格律詩影響。如果他第一篇自許的現代散文〈石城之行〉完成於一九五八年，則他的詩藝大約也是在那段時期有了劇烈的變化。

早期的三冊詩集《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天國的夜市》，相當依賴固定的形式；均勻、對稱、平衡，可能是他對詩所堅持的美感。進入一九五八年，讀者漸漸可以發現他的靈魂已隱隱發生騷動。那年之後，余光中的現代主義時期於焉展開，次第完成了

《鐘乳石》、《五陵少年》、《天狼星》三冊詩集。這段時期，也正是他著手撰寫惹人議論的散文集，亦即《左手的繆思》、《掌上雨》、《逍遙遊》。他的詩觀至此宣告成熟，不僅為現代詩提出雄辯，也開始涉入詩論與詩評的領域。他的評論頗有可觀，因為那既是為同時代詩人的藝術成就論斷，同時也洩漏天機，容許讀者窺探他詩藝的祕密。

他的現代主義高度開發時期，維持將近三年。彷彿出疹那般，往往出現熾熱火紅的想像。尤其是《五陵少年》的幾首作品（燧人氏）、《狂詩人》、《五陵少年》，都桀驁不羈地表現一股無可遏抑的霸氣；也寫出一些近乎晦澀的詩行，如《史前魚》。那是他豪氣貫張的稀有階段，內心沸騰著爆炸般的創造力。憑藉著近乎革命的勇氣，他終於向詩壇交出眾目所矚的《天狼星》。這冊詩集對他後來的發展做了部分預告。在追求現代化之餘，他也回頭向中國古典傳統汲取詩情。余光中可能是現代詩人中，第一位自覺到如何使現代與古典銜接起來。這是一次非常關鍵的迴旋，當然也使自己處在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

他落入腹背受敵的境地。守舊文人批評他過於悖離傳統，現代詩人則詬病他不夠激進。前者可以從他新詩論戰的經驗獲得印證，後者則是他與洛夫展開詩史所豔稱的「天狼星論戰」得到詮釋。余光中與洛夫的論戰，其意義可能不僅止於兩人之間詩觀的爭衡，對於高度現代化運動的詩壇顯然也帶來強烈暗示。余光中藉由論戰而得到一次反省的機會，

浮現在他的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何謂現代精神？

所謂現代，在一九六〇年代的許多詩人的認識裡，似乎是反叛、虛無、晦澀的同義詞。如果這是依據西方的理論，應該可以成立。但是余光中認為「現代」的定義，並不必然都要追隨西方，台灣自有其獨特的現代，其精神與內容都是來自台灣歷史與現實的情境。詩是詩人所處時代的一個產物，而不是外來理論的副產品。當他開始這樣理解，現代主義精神幾乎已經具有在地化的傾向。技巧可以借自西方，但文學內容則是來自詩人所賴以生存的土地。余光中的覺悟，終於掙脫「現代」的夢魘、「主義」的枷鎖，而能夠在中國與西方之間、現代與古典之間自由出入。他並沒有另起爐灶，而是在既有的火焰上添柴加油。詩情從此燒得更為旺盛，開啟《蓮的聯想》以後的道路。

余光中在一九六二年進入自稱的新古典時期，曾經引來訕笑。但是，經過澈悟之後，他已完全分辨清楚什麼是理論，什麼是文學？他也頗具自信，理解什麼是屬於外來影響，什麼是屬於他自己。他為自己的詩藝做了解釋：「《蓮的聯想》，無論在文白的相互浮腫上，單軌句法與雙軌句法的對比上，工整的分段與不規則的分行之間的變化上，都是二元的手法。」不少印象派的讀者，都只控訴他的作品是古典詩詞的還魂，卻懶於去挖掘詩作中的內在變化。